醫史

纂輯醫史凡例　七條

一歷代名醫凡史傳所載者謹備録之於前五卷矣其有散見各家文集者亦録之以備遺則俱列於後五卷

一古之名醫前史已有傳者既録之矣乃若張仲景王叔和啓玄子皆醫之宗也良不可無傳今皆補之其絶無事實如巫咸巫彭矯氏俞氏盧氏崔文子公孫光之類則闕之

一凡各家文集中所載序記雜文凡為名醫而作者寔繁其篇悉弗録盖不可勝録也

一諸名醫學本素難方術醇正者則録之如晉書所載佛圖澄單道開之類頗涉幻誕悉黜之不録恐滋後人之惑

一凡區區別有見聞本傳之所未及者或間有一得之愚亦僭附傳後以諗觀者

一近代名醫如劉守眞張子和李明之諸子平生著述頗多其治療奇驗不可勝數而金元史載之甚畧今姑依史録之不敢增也

一山林隱居書籍鮮少故於古之名醫蒐羅未盡倘廣補遺以俟博雅君子

醫史目録

浚儀李濂輯

卷之三

醫史卷之一

浚儀　李　濂　撰

左傳二人

醫和傳　緩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

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爲蠱
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
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
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
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
秦秦桓公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
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
我何緩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亦厚
爲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

耳

或問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良臣將死有是理邪曰有之不聞僧智緣乎智緣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之吉凶罔不奇中王珪嘗疑之荊公曉之以爲實有是理夫診父既可以知父則診君亦可以知臣非洞達陰陽造化之妙者其孰能與于斯

史記二人

扁鵲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

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
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
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
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
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爲醫或在齊
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
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

中熊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杬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忽忽承睞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

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秦越人醫術之神如此其於明哲保身之道宜無不悉矣而乃為醯所害夫醯之媢嫉不仁固弗俟言亦不足責矣越人雖其毒而莫炳其幾先得無於大智之道亦有所未周乎噫秦法甚嚴而使庸醫者擅殺一神醫未聞罪之則秦之紀綱律令抑又可知已悲夫

太倉公傳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

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
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
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
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
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
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
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
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
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

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
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
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
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
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
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
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

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成之病得

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
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此內關之病也脈法曰脈
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
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
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
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
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
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
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

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
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
食飲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
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
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
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重陽者
逿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
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

之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則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

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癉客脬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循循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

知齊王大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脉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

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
於内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
内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
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氣也以次
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者決在
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
其脉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
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
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

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

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
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
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脈來難者疝
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
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
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
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
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
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

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告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廁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

而不欬

菑川王美人懐子而不乳來召臣意臣意徃飲以莨

𦼮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脉而脉躁躁

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宫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

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爲脉學臣意所臣

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

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徃告相

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

知之曰君朝時入宫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

倉公立即視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

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蹷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

齊王黄姬兄黄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

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

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脉曰蟯瘕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黄麄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麄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

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

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脉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告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

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内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

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
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
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
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
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
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
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能自用
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

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脈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眾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脉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脉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

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砭

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

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

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
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歲餘
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脉高下及
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
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
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
經脉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大倉公神醫也其治療之奇遷史備載之矣無容贅贅然生五女而不生男茲可見子之

多寡有無皆天也而世之人乃有以種子術授人者多見其妄也已太倉公師公乘陽慶亦年七十餘無子讀書察理之士固不爲是惑竊附此於太倉公傳後以示戒云

醫史卷之一

醫史卷之二

浚儀李濂輯

後漢書四人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迹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

王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
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
厮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
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
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
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
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
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
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
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

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于官

嗟乎病一也人有貴賤而療之有難易焉郭玉自謂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己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千古不易之論知之者鮮矣

華佗傳　　弟子吳普　樊阿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僊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

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

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胷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

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聞曰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幷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絶技皆此類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

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

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

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

按三國志魏方技傳載佗事多有曄書所不載者今掇其切要可施諸用者數條列于左

方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

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内當啼泣而死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

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
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
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虚
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内即死臨死當吐舌數
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
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
曹吏劉租鍼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
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减五日不

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
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
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
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
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
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令佗視平

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嘆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凡此皆曄書所不載故附于此

晉書一人

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

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輩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僊導養之術從祖玄號葛僊翁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洪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干寶薦洪才堪國史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

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之超逸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軌哉夫以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以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絶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故權貴之家雖

咫尺弗從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臆斷妄說者衆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儻憤悱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僊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今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

匱以示知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爲名其餘所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僊云

宋書八人

徐文伯　曾祖熙　祖秋夫　父道度　叔父叔嚮　子雄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之曾孫也熙好

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𤬂與之曰
君子孫宜以道術名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
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
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
何須荅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
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
之秋夫如其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
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
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文帝令
乘小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仕至蘭陵太

守文帝常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並精其業文伯兼有學行性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術自業吳郡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雖富貴亦能救療人疾卿此便成不達答曰惟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爲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爲効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水腸耳乃爲水

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
遇隆重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發輒氣欲絶衆
醫以爲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
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遂掛門上滴
盡乃一髮而已病即瘥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
人有娠帝亦善醫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
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
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以刀斧恐其變易請鍼
之胎自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鍼而落兩
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

朝請

按梁書范雲傳初武帝九錫之出而尚書右僕射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即起二年果卒此可以補文伯本傳之闕故附録之

徐嗣伯　薛伯宗

徐嗣伯字叔紹乃叔嚮之子文伯之從弟也亦有孝

行善清言位正貟即諸府佐彌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氷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於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瘥自爾恒發熱冬月猶着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嫗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

也當以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
已一邊腐缺服之即瘥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患腹
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蚘耳極
難療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下得大
利有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後沈僧翼患
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
死人枕煑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
而問之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瘥何也荅曰
尸注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滞得死人枕投之
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

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煑死人枕服之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而去故令埋于冢間也又春二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一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鼾黑無數嗣伯還煑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鼾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有薛伯宗善徙癰疽有公孫泰者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

明旦癰消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南齊書一人

褚澄傳

褚澄字彥通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尚書左僕射兄淵司空驃騎將軍録尚書事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

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煑服之（一本蒜作蘇升作斗）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澄凡療病無貴賤皆先審其苦樂榮悴鄉壤風俗水土所宜氣血彊弱然後裁方用藥至於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氏遺書是也

按褚氏遺書十篇總二千六百二十言簡切

幽眇多前人所未發盖深有㑹于素問靈樞之旨者也唐末黄巢之亂盗發漘墓得石十有八片形制如榔上有刻字即是書云維揚蕭廣叔常得之深加寳重亦以此殉葬宋靖康時金人犯順盗窺蕭氏塚意有厚藏欲發之其子孫因會鄉人啓視得石十有九片其一乃廣之子淵所撰序繇是十篇遂傳于世嗚呼物之顯晦著述之傳世與否固亦有數哉余夙嗜是書漫綴數語于傳後聊亦識珍重之意云爾

北齊書一人

馬嗣明傳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咸誦爲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惟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爲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讌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朞而

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内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爲通直散騎常侍鍼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爲灸兩足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賻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爲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穟即見一赤物長二尺似

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爲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狀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爲其所輕

醫史卷之二